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  
是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  
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  
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  
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  
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  
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  
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

元豐四年  
用種諤沈

括之謀  
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貴一作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曉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取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

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人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其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兼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  
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使只  
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  
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  
辯遠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  
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  
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  
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  
向也

今日西事西人亦有其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

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  
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

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  
能爲希文考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  
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占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  
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  
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

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向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

情一本作失兩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

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

敬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

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

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

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

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

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

人雜進不似今日剪裁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  
用更直憔悴善類畧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  
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  
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片放正叔無  
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  
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  
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  
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

是理也故以是問

心作

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

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  
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  
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此理向之故享也不  
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  
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  
聲亦不會道闡如何言語亦不啻道見如何形狀  
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

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端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

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

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

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即覺其心若不做一箇

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

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割

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若實有謂吾

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

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

及之分也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

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

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

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

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責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

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  
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  
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求必欲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  
底道理氣作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  
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  
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  
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

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  
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  
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  
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  
甚物是沒底皆在上故爲陽曾在下故爲陰至如  
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夫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  
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水也著些天  
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  
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  
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

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  
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  
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  
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  
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  
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  
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  
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  
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  
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

下無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下之氣遠近異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  
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恠異固亦  
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  
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  
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  
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  
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  
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只是土土亦

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

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

在車則聞和轡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  
氣象自五劫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  
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  
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  
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  
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  
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

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  
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  
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  
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  
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  
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  
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本土在中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  
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  
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  
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消  
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闕如常特於祭祀廢之  
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  
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夫子爲父之喪  
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  
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取時教如

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  
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  
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  
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  
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  
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  
則使執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  
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鄴善澤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

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二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甚一作也或傳京師少

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

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

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

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

肉歸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襯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恠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

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責則愈嚴故父子異宮  
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乙集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  
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地會  
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躑躅與明道切顯道先生問此語云  
是某與明道切顯道先生問有此語

觀雞雜觀此司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

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其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數舉於海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萃與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地為其

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

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時以經語錄作一策鄭毅

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

心舞蹈木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其常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

子結在一處一本舞蹈必下自為一章

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厚子

觀疆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

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為飛矣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

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載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而下而言蓋真箇見得

如此正是子思與繁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佗頭也須開

口樊如刑鞫於樊於期於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一有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

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  
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  
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  
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恢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的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

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一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

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

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

一寓之春秋已後別  
秋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

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

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圻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

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

奈何未有心靈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

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無一本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  
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  
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口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  
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

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  
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  
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增爲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  
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  
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  
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

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

要真得識一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正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

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

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竭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

忘敬而後母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

### 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

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

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

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一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

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齊語謂其處取集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堯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  
善修身一作言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  
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  
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  
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  
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  
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  
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  
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事一本云明道知扶講  
歸應舉甲川曰何不止或於太學顯道對曰蔡  
鮮習禮詔夾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  
登第詳如云尹子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  
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  
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

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  
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  
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  
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  
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  
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  
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馱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

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未讀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  
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  
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  
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美又哉

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  
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二追復矣道明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  
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  
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

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一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  
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  
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  
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  
周公其衰矣詩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  
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  
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  
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  
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  
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  
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  
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  
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  
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

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  
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  
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  
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  
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  
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  
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  
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  
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  
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  
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  
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昭遠本連  
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敬一作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  
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  
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  
歸於肆恣故律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  
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入世之所論於  
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  
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是道也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

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  
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  
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  
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頤要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

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

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

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一本無性字職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烏凡几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

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

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吾處未執事故與人忠充此便醉而盜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

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

道乾坤變則無以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之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

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

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泰而安張兄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